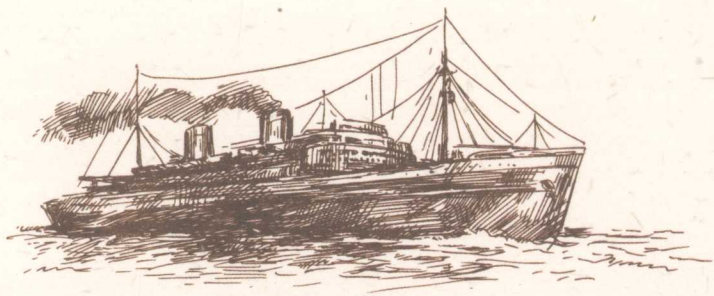



淘金地

欧阳昱·著



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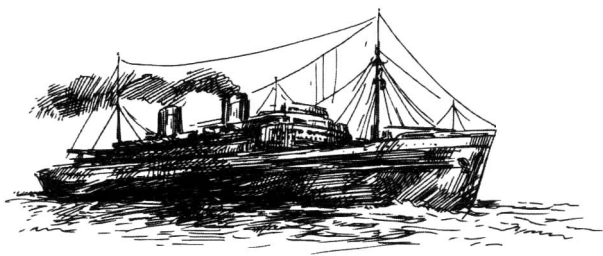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“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”

淘金地

以阳昱·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淘金地 / 欧阳昱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2

ISBN 978-7-5399-6482-9

I. ①淘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1529 号

书 名	淘金地
著 者	欧阳昱
责任编辑	黄孝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9.875
字 数	19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482-9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子

你是写小说的。用英文说，“是”或者“写”应该用过去时。你写小说的历史有四十多年。应该说，你从生下来那天就在写小说，只是没有形成文字而已。只是没有写在纸上而已。只是。你写那部长篇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。你一用“了”，这里面就有某种态度。很可能为将来某个翻译造成问题。你本来是用英文写小说的，但现在你忽然决定用中文写小说，这里面的确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和不可告人的结果。昨夜，你很久睡不着觉。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这几个字：生活、生活的、你、我、他。你在折腾中折腾。你喝多了水，造成多次如厕的恶果。和她被吵醒之后的恶言。来日苦无多，睡觉之前茶要少喝。说什么胡话呀，你又？黑

地里，你睁着一只眼睛，通常是右眼，站着撒尿，听尿击水的声音，左手伸出去扶住前面的墙壁，四野静极，比交响乐两个乐章间还要静得多，因为听众听音乐时不敢出大气，一静场就抓住机会咳嗽、清嗓、吸鼻子、喘气、深呼吸以及等等，几百上千人汇成一体就是咳嗽清嗓吸鼻子喘气深呼吸以及等等。你可以看到，你不写就不写，一写就有东西。

我是自由人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没有钱赚的时候我比谁都着急。我比较难以虚构。我比无我难得多。我本来是法院听差。我后来决定不干了。这里面有很多故事。讲故事不是我的行当。我以讲故事维持谋生。不，我是说为耻。我的电脑尚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动物。我必须时时加以调教。昨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它是这样的。你在一个很深的池子里，四方形的空间，下面有水，反映着上面碧蓝如洗的天空，不是如洗，而是洗，已经洗过的天空，就在脚下，你从一扇门走过去，那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有一株树，被天空压得很低，把天空拉得很低，泥塘下去，我是说你躺下去，脚泡在水里，让一本厚书直立地卧在你仰卧的胸脯之上，转瞬，你下面的水化作沙漠，墙壁消失，四方形的空间隆起，成为一座尖峰，而你就在尖峰的顶部，你斜眼能够瞥见下面不远处池塘的一角，之后你就不省人事。我把这个猛写下来时，我是说我把这个梦写下来时，已经是墨尔本下午4点34分。窗外是蓝天和铁丝网。铁壁栅栏。西红柿的绿叶。拉特罗布大学车道外面，目力所及全是枯草。夏天。阳光在澳大利亚燃烧。几只雀子跃上树梢，我的车把它们甩掉。我是一个以写梦为生的人。

他是诗人。彻底不妥协的诗人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已经不

在乎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还写，但已经不发了。对这样的诗人，一般人只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种态度：不予理睬或者走着瞧。也就是说，看他什么时候“过脚”，也就是“翘辫子”的意思。那时候也许有个不大正常的学会看中他的作品，从中寻寻觅觅（这是他的一种写作方式，结构又解构），发掘出一点东西，搞点学术成果来。冷门。对，他就是个冷门。一生都是。他认为，从前说的不发表就发霉这句话应该改成一发表就发霉。同理，英文中的publish or perish（不发表，就死掉）这句话也可以改成，一发表，就死掉。多少人被自己的“几百万字作品”活埋掉了，到后来都记不得发了多少东西。他没事时会经常上网看那个国家一些人写的诗，包括所谓“最好的”。他有个感觉，仿佛他们每天不过是在那儿大小便一次乃至数次；又仿佛那儿是一个自杀而又死不成的坟地，供诗人们上演自杀秀；还仿佛那儿是一个争夺锦标的沙场，几个哥们在那儿自充老大，玩人不眨眼，等待西方青睐，然后睡到洋人的床上去，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与西方一比高低，要用中国国粹把白种文化压下去。这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。他充满兴致地看着他们互相绞杀，直至死去，浪费精、浪费精力、浪费精力量、浪费精力量子。已经说过，他无所谓了，因此说他恨，那是说不过去的。他只是觉得过瘾而已。与此同时，他写自己的诗。不为任何人。甚至有时都觉得，不是为了自己。

你终于跟他打了一个电话。因为他很久都没有来电话了。你并不怪他。你觉得好像上一个电话是他打的，这意思就是说这一次该你的了。你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，不通。你于是打他的手机。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没有在这篇文章里写任何东西。手机通

了。你怪他换了电话没告诉你，他立刻把新电话告诉了你，你说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边说边把手中点燃的香烟搁在外面烟灰缸的凹口中。凹口的凹字很像烟灰缸的样子。你立即与他谈起了小说。他说他刚写完一部，他说你看了可能比较会喜欢的，不，可能不会讨厌的。你说你也刚写完第三部长篇。你说在西方写作真他妈可怕。等于是撞了它的南墙。哪里，是撞了它的西墙。狗日的西方，整个儿一个市场运作。先锋已经完全没戏。他说怎么会呢？不是总说稀奇古怪的东西出在西方人手中吗？你说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！你说99年你跟一个澳洲作家一起吃饭，你津津有味地谈起先锋，不料他冷冷地说：先锋？那不是二三十年的一个名词吗？老早就过时了。搞先锋成箱成屋发表不了的作家多的是，朋友。现在别跟我谈什么先锋。我们要讲的是故事。你说，写到第三部，你终于意识到一个真理或者说下了一个结论：再不写故事，你不是自杀，就是进精神病院。否则，写再多也没人要。你说在西方活了这么多年，发现西方与中国并没有太大差别。你在中国出了一本毒草，会被公开批评乃至坐牢，那你是有福了，大家都知道你了。你在西方出一本类似的，比如说批评它制度的，它就采取一种绝对沉默不置一词的态度，让你死。你想想，你的书什么地方都不提不评论不理你你不完了吗？谁知道你呢？没来过西方的中国人哪里知道这点！

他出了两部长篇。我也出了两部长篇。我们隔桌而坐。在一间互相看不清对方面孔的房间。对面窗户的一块方亮射过来，其中影影绰绰有几根好像中间断了的窗栏杆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良久，才发现是在开会。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在讲话。没有声音。

倾听的都是一些影子，但我听得见恨。这从那人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听出来。全部浓缩成一句话：你有什么了不起！同样的话他也能从我嘴唇的蠕动中看出来。须臾会散，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人。我抱住长条板凳，大喝一声：老子捅死你！就冲上前去，这才意识到这是半夜，我被自己的尖叫声唤醒。同时她也被我的尖叫声唤醒。

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中学一个同学。叫Z。他为什么会在几十年不见面后回到我在墨尔本的梦中来？为什么他也写作？而且跟我也争风吃醋？我的耳朵里又回响起那声叫声：尖利、刺耳、压低，仿佛暗夜灌木丛中受惊的动物，而并不像攻击的男人。换了另一个不认识的人听，会觉得是女人求救的叫声。莫非我在夜半变成了女人？这也许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呢。

我的今天过得很静。外面温度42度。摄氏。不是华氏。2003年1月24日星期五。晚饭前，我心血来潮，跟他挂了一个电话。他过两天就要海归了。回去做总经理。不远处的树丛间萦绕着袅袅蓝烟。那不是炊烟。澳洲没有炊烟。中国古诗中有炊烟。中国是一个太古老的国家。古老没劲。我没法喜欢那个国家。建议编辑把这个拿掉。那是某个地方丛林大火被风吹过来的余烬。我问他去过Men's Gallery没有？他说当然去过。我说想不想去玩一玩？他说可以呀，但现在不行，因为晚上有个人请吃饭。我说那就随便你喽。他说吃完后如果不太晚还是可以去的。我说那你跟我打电话。他说你电话多少？我就报号码，同时听见他键入号码的声音。最后他说，晚上玩过之后有什么活动？我明白他的话意，就说，没有哇，我们不像你，不能无法无天呀。

他嘿嘿起来。Men's Gallery 中文的意思是男人画廊。但它的意
思不是画廊。更不是男人画廊。这只是一个让人不知道准确内
容的商业名称。在那儿，女人脱光之后，把双腿架在男人脖子上，
让他看个够。当然，够是要购的。三分钟一次。详细价目表去了
就知道。

目录

你叫阿辛 \ 1

他,有很多种可能 \ 8

我是金 \ 16

汝 \ 22

他和他们 \ 30

我是说书的 \ 40

你跟历史纠缠不休 \ 48

他对天上语 \ 57

我“joy金”了 \ 64

他又早已堕入无穷无尽的思绪之中 \ 68

你 \ 72

我不是我 \ 4

你来时双脚点地 \ 12

它 \ 19

吾可吾不可 \ 26

你渐渐堕入睡乡 \ 34

她 \ 44

我穿街走巷 \ 53

你是赶羊人的妻子 \ 60

我不知所终 \ 76

- 他 \ 80
她和柔丝并排躺在床上 \ 88
我 \ 94
你说部 \ 102
他 \ 109
我 \ 115
你是蛇 \ 122
他是译员 \ 128
我叫邓童 \ 136
你后来当了家仆 \ 144
他是 Ah Sin(阿罪) \ 152
你至少也要杀几个垫底 \ 84
你 \ 91
她和他 \ 98
我是丁狗 \ 106
你会死 \ 112
他醉了 \ 118
我想家 \ 125
你的手好冷 \ 133
他想开家书店 \ 140
我为你活着 \ 148
你与我 \ 156

我们用脑通信 \ 160

你不知道你此时会进入他人笔下 \ 163

我在你死后 \ 166

你叫阿瓦 \ 173

她择偶而居 \ 184

我从地底下发声 \ 196

你弹流水 \ 207

他去了北领地 \ 215

我是一个词 \ 227

你不想走了 \ 237

他对他说 \ 241

她在水里说话 \ 170

他们说我是杂种 \ 177

你在水里 \ 192

他姓石 \ 199

我无我 \ 211

你说、你说 \ 221

阿奇 \ 231

我的淘金路 \ 239

又到了你 \ 245

你以为我不知道 \ 249

他在历史的空间寻寻觅觅 \ 252

你就是我 \ 255

我不是你 \ 259

我带着这个孩子回家了 \ 266

If I Had Two Lives to Live(若我二生有幸) \ 270

你和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\ 275

你说黑的 \ 278

它看着他们走过 \ 281

面海而去,了此残生 \ 285

芋头 \ 291

陈三幸 \ 295

酒话 \ 298

希姆艾御如是说 \ 301

你叫阿辛

你是白人。你是白人的儿子。他们把你抛弃的时候，你在丛林里面。也可能你是自己走丢失了。反正你就在丛林里。这丛林我们台山老家没有，也跟老人讲的泰山、黄山、长白山的林子不一样。这丛林在澳洲叫 bush。一片片的，漫山遍野都是，树又直又高，看过去像一排树墙。中间还有比蒲扇还大的蕨类植物，舒展着身姿，像屏风一样。阳光照射下来时，把叶子照得透亮透亮。你坐在那儿哭，可是一看见我们，你就不哭了，好像见到鬼似的。我们这一队人中，我是唯一通英文的人。我叫你 kid，你不吱声，碧蓝碧蓝的眼睛盯着我看，一颗泪珠凝在肮脏的白脸上。白脸一脏，比不白的脸更脏，因为显脏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用英文问。

不回答。直盯着我。

他们都围上前来，好奇地看着你这个白人孩子。身上衣服都撕成布条条了。阿文俯身过去，伸出手掌，在你头上摩挲了一下，谁知你大叫一声，举掌把他一推，疼得阿文龇牙咧嘴，嘴里直骂：死白鬼！小东西这么坏！原来，你推他的时候，手上指甲太长，把他手背划出好几道迹印，鲜血直流。

阿香快步走上前来，分开众人，一边骂阿文，说：早就跟你说，到别人的国家，要遵守别人的习惯，不能乱摸小孩子的头，你就是不听！看看，吃亏了吧，一边压低嗓音说：快，我来给你包扎一下。说着，她掏出一块白丝巾，撮起一角，就顺着抓痕，把那一滴滴沁出来的鲜血轻轻一蘸，然后擦去，同时从兜里取出一个小包，里面包着墨鱼粉，用细长的小指甲铲了满满一指甲，又顺着那几道擦干净的划痕洒了一洒，引起周围一阵惊叹。

“哎呀，阿文真有福啊！”

“哇，男女授受可亲呐。”

“瞧，她的手比那孩子的脸还白。”

“呸！”阿香啐了一口，“你们这些没事干的，都快给我回到路上去。”

我把你的手抓起来，用英文说：“来，跟我走。你就叫我阿王。”然后又问了你一句，你还是不肯告诉我你叫什么，只是眼中看得出来有点歉意。我叫人给你拿了一只馒头，你不吃，我就揪了一块下来，自己吃了，边吃边还做眼色，吃得很香的样子。然后再揪一块给你，你就吃了，并没有不喜欢。我就把馒头朝你面前

一塞,说:拿去吧!你果真接了,眨眼就吃完了。

这之后,队伍继续在几乎没有人烟、没有人迹、没有道路的丛林里行进,方向是三合四(Sandhurst)。有说是三合市,我就叫它三合四,比“市”好,有种说不出的含义。虽然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,但我后来在你睡着时,从你领口里面看见针线缝的一个英文字:McArtson。“麦卡森”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,我就叫你:阿辛!你揉揉眼睛,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,说:What?我又说:阿辛!我说话的时候,故意把“辛”字发得浓一点,有点儿像“森”,就像略去“Mc”的“Artson”一样。你一听就明白了,脸上显出惊讶的样子,说:How did you……?(你怎么会……?)我冲他眨眨眼:I just did because I'm King here(我就是知道,因为我是这儿的王)。你伸手就是一拳,朝我脸打过来,我稍稍一让,顺势捏住你的手腕一带,你就头朝下栽了下去,要不是我手快,把你拦腰搂住,你早就嘴啃泥了。我把你轻轻一推,说:快去洗洗,你的嘴臭烘烘的,像个粪坑!说得阿辛满脸通红,一声不吱。你从此就成了我们这一行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了。

我不是我

我不是我。我都不知道我是谁。人有魂不附体的时候，人也有魂有附体的时候，比如此时，我就怀疑我不是我，我是别人。可能有点像演戏，让别人进来，让自己进去，比如奥赛罗，比如李尔王，比如萨姆。萨姆是谁你不知道？萨姆就是我。我就是萨姆，就是那个打家劫舍，独闯天下的江湖好汉。是在澳洲呢，不是在中国。我不记得我的前生，但我知道我的后世。我杀过人，烧过房子，抢过马车，嫖过女人。我不怕白人，不像他们一见白人就得满地乱跑。我跟白人徒手对打过。你别看他们长得五大三粗，虎背熊腰，满脸胡茬，像个张飞，一上手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什么不会？六路弹腿、三节棍、九节鞭，样样都是我从师父那儿学来